

本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一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重刊宋本孟子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富校

中華

民國

丙寅

年夏

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孟子正義十四卷

漢趙岐注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琰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注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微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汚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叩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問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益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

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曠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

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

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

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

子之設科也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

子又萬子曰句注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注文未

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

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

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

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聞有孟

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

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會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注好用

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注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

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

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

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弇

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
考注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
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
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夫揔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旣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鑑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

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
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
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
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詩譜而譏其吉職而重責朝乳文殊皆尊孔子古非聖賢
各圖翰學王羽文辭以達韻變闡聖人之教以潤革錄其
雙口芟夷鉗益于茲名世文大乘求覺之志始極樹五高
華節其轉角蘊泰氣不隣晉水處山根盡各楚楚蕪寒翠
宜蘭葉慰墨識其空端送贊王公辨其痴心餘風氣注學
子自昔忻弘鵠遐邇圓疎興至朴契製異贏故詩譜與
夫榮華堅之節各莫大乎六疎路夫聲之達音莫尚乎五
音不徒遵平聲洪四平聲上英軍彈琴金魚奏羽紅夷器
而曉媚大夫尚音矣詩稿中成詩國固朴職吸鑿歌妙聲斯

孟子注疏題辭解

題辭解疏

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受業于思門人道既通所干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至嬴秦焚書坑儒孟子之徒黨自是盡矣其七篇書號爲

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雖除挾書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爲意及孝文皇帝廣遊學之路天下衆書往往稍出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當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西京趙岐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陸善經出焉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成歸宗於趙氏隋志云趙岐注孟子十四卷又有鄭亢注孟子七卷在梁時又有綦母達孟子九卷唐書藝文志又云孟子注凡四家有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總目孟子獨存趙岐注十四卷唐陸善經注孟子七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校定仍據趙注爲本今以爲主題辭者趙岐謂此書孟子之所作所以題號孟子之書其題辭爲孟子而作故曰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

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疏

孟子至表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題辭爲孟子書之序也張鎰解釋云孟子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

孟姓

也疏

正義曰此敘孟氏之所自也案魯史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

爲氏至仲孫氏後改仲曰孟又云孟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爲始也又定公六年有仲孫何忌如晉左傳即曰孟懿子往是孟氏爲仲孫氏之後改孟也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疏

正義曰此敘凡稱子之例也案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沈子曰何休云

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然則後人稱先師則以子冠氏上之所以明其爲師也如子公羊子沈子之類是也凡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其以氏冠子使後人知之非獨云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爲子焉

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揔謂之

孟子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所作此書故揔名號爲孟子也唐林慎思續孟子書二卷以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

相與記軻所言焉今趙氏爲孟子之

所作故揔謂之孟子者蓋亦有由爾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各有名目也故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

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是也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

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疏

正義

曰此敍孟子姓字及所居之國也案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不紀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焉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邾本春秋邾子之國至是也者案春秋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注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說文云邾孔子鄉也一云邾魯附庸之國云國近魯者案左傳哀公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又曰魯擊折聞於邾杜注云范門邾郭門也是爲魯所并云爲楚所并者案史記云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又爲楚所并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

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疏

○正義曰此

敍孟子爲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其說在孟姓之段云仕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之文也春秋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叔孫仇如齊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欲以諸侯去之杜預云欲求諸侯以逐三桓後至魯頃公時魯遂絕祀由是三桓子孫衰微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

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述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疏

○正義曰此敍孟子自

幼至長之事也案史列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銜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旣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子思遂成名儒又案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所干不合退與萬章之徒敍詩書故趙氏云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

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曠廢異端並起若楊

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

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疏

周衰之末至亂朱○正義曰此敍周衰戰

國縱橫之時太道陵遲也案太史公曰秦紀至大成敗幽王周東遷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於是僭端見矣自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禄六卿分晉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

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攻於是六國盛焉其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故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於是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自爲以害仁義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敘詩書述孔子之意當此之時念非孟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沉小而正道鬱塞仁義荒怠僥僗並行紅紫亂朱矣楊雄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云淫微者淫沉也微小也云壅底者言正道鬱塞而不明也云仁義荒蕪者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惡含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仁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宜謂之義尚書云無怠無荒孔注云迷亂曰荒怠懈怠也云佞僥僗馳騁者論語云仁而不佞孔云佞口辭捷給爲人所憎惡者說文云僥僗詐也馳騁奔走云紅紫亂朱者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孔注云朱正色紫間色案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駁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魁土土色黃並以所對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色赤火魁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色白金魁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魁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驅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魁水水色黑故駁黃色黃黑也是正間然

於是則

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肖枉尺直尋

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疏於是至其說○正義曰此敘孟子周流聘世時君不聽納其說也言孟子

心慕孔子徧憂其世遂以儒家仁義之道歷遊諸侯之國思欲救濟天下之民然而諸侯不能尊敬之者孟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直尋寸曰尺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遊事齊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而莫有能聽納其說者

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

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

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疏孟子至著明也○正義曰此敘孟子自知道不行於世恥沒世

之時當衰周末又遇漢之末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之治下不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以垂法言以貽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既不遇乃退而與萬章之徒敘

詩書而作此七篇也。趙氏意其然，乃引孔子之言而明孟子載七篇之意也。云：蒼姬者，周以木德王，故號爲蒼姬。姬周姓也。云：炎劉者，漢以火德王，故號爲炎劉。劉高祖之姓氏也。

於是

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疏 (於是至不載) ○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著述篇章之數也。史記

云：孟子所干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也。據趙氏分章則梁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有一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四十有五章，離婁篇凡一百六十一章也。云：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四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篇凡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至靡所不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也。然而篇所敷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

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

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

疏

(帝王至浮雲) ○正義曰：此敘孟子之七篇書爲要者也。言上而帝王遵循之，則可以興升平之治；次而公侯遵循之，則可以頌清廟；云頌清廟者，言公侯可以此助祭于天子之廟也。詩有清廟之篇，以祀文王。注云：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箋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欽君父主其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此崇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云。帝王公侯卿大夫士者，蓋帝以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之卿，有大夫之卿，士有中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凡有五等是也。自帝王以下，言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有卿。自卿以下，則有士也。

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疏

有風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有風人二雅之言爲亞聖者也如對惠王欲以與民同

樂故以文王靈臺靈沼爲言對宣王欲以好貨色與百姓同之故以太王厥妃爲言論仁則託以穀爲喻論性則託以牛山之木爲喻是皆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乃積乃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凡此之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之倨傲曲其辭而且不失之屈枉而孟子誠爲問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言孟子之才比於上聖人之才但相王天而已故謂亞聖大才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

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疏

孔子至春秋○正義曰此敘引孔子退而著述之意也案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應聘諸國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

孔子來還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蠱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預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者案世家云魯定公五年季氏僭公室陪臣執國命是以魯大夫以下皆潛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采契后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哀十四年春狩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商運之三代約

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丘者其惟春秋罪丘者亦惟春秋

疏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擬孔以退而敘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篇也

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

疏

七子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擬孔

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注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述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語者鄭注周禮云荅述曰語此書所載皆仲尼荅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字下鋪鑄者車軸頭鐵也說文云車鍵也喉衿者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論語爲五經六藝之要

如此館館與孟子之書則而象之疏

正義曰此敍孟子作此七篇之書而儀象論語之書是亦館館喚衿

衛靈公問陳

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

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疏

衛靈公至遇哉○正義曰此敍孟子作七篇則象論語之旨意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此論語之文也案

左傳哀公十一年云云在孔子自衛反魯段云俎豆者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楨夏后氏以嵒商以根周以房俎鄭注云楨斷木爲四足而已歲之言斃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根之言根根也謂曲橈之也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氏以榻豆商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榻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榻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說在梁惠王篇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是亦論語之文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言孔子謂天授我以德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云魯滅倉毀禹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凡此者是皆言意合若此類者甚衆故不特止此而已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疏

正義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尙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

種孟子有十一卷時合此四篇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亾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

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疏

孟子至泯絕○正義曰此敍孟子之書得其傳也蓋孟子生於六國之時

憫道之不行遂著述作七篇之書既沒之後先王之大道遂絀而不明于世至嬴秦并六國號爲秦始皇帝因李斯之言遂焚書坑儒自是孟子徒黨盡矣秦紀云秦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是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旦越言三代之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書故孟子之書號爲諸子以故篇籍不亾而得傳於世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

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疏

漢興至博文

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自漢而行也案漢書云高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

君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喟然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惠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力功臣莫以爲意至孝文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出于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博士以至于後漢惟有五經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貟多至數十人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九年增員二十人自是之後五經獨有博士訖於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通義皆得引孟子以明事故謂之博文也孟子長於

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

也今詩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疏

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之書長於譬喻其文辭不

至迫切而趙岐遂引孟子說詩之旨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義其言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疏

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之書自孟子既沒之後至西京趙岐已五百有餘年傳七篇之書解者亦甚衆多也

余生

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紜之內十有餘年心効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

惟有孟子閑遠微妙蘊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疏

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敘已意而爲孟子解也言我生自西漢之京若

以世代根尋其祚其先與秦共祖皆顯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父爲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之歲間乃零下嬰戚于天是其時遇逃遭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逃遁其身經營治身於八紵之内至十餘年心神形色莫不焦瘁疲療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肩弛負擔於濟岱之地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憐我勤苦焦瘁見我頭白遂訪我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亦且遐漂未有歸定聊欲係志於筆墨以亂思遺我老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而辯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理蘊奧深妙難造宜在於聖智條理之科於是乃申述已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斷爲章句具載本文章章別爲意百分七篇作上下篇爲十四卷究極而言雖不敢當於達士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疑惑其有是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明哲者如見其違理疑闕者改而正之是其宜也原云爲之章句分爲上下凡十四卷者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言據丁公著案漢書趙岐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嘗遇疾甚誠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後疾瘳仕至大僕卿嘗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